



懒人经济

□ 翟杰

举个简单的例子。不想做饭怎么办? 外卖! 这边还在处理公务, 趁着喝水的空, 你就可以打开APP, 选择心仪的餐食, 下单, 支付, 外卖员便会在约定的时间将商品送到指定地点。这给消费者带来了极佳的购物体验, 难怪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种消费方式。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便捷, 在这种背景之下, 出现了诸多新生物, “懒人经济”便是其中之一。

提到懒人, 不由想到葛优在《我爱我家》中塑造的季春生这一懒汉形象。“有吃吃得下, 没吃扛得住, 一顿饭前后管一礼拜, 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这一经典台词, 真是把懒汉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实, 随着社会浪潮不断向前涌进, 真正意义上的懒人越来越少了。当下, 人们都把心思放在了“抓经济”上面。然而,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 一部分人又“懒”出了新花样。

这里说的“懒人”, 不是那种无所事事一穷二白的懒人, 而是一种学有所成的勤奋型“懒人”。这话并不矛盾,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 生活压力日益增大, 越来越多的人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习或工作中而无暇顾及生活琐事。于是, 各种便捷服务就应运而生了。

美食记

□ 红灯花

在我年幼时家中口粮常常捉襟见肘。地处苏南的农村老家, 当年, 面粉少见, 面食自然是稀罕物。

夏收夏种是农事最繁忙的时刻。那时候, 家里一日三餐, 仍然和往常一样, 少见干货, 常常是一锅稀粥。对于正长身子骨的小孩子来说, 灌了一肚子粥, 一会儿工夫便又饥肠辘辘, 更别提整日在生产队干活的大人了。大人们即使腹空肚瘪, 虚汗直冒, 照样得下地劳动。这当口, 仅有几分面积的自留地里收了新麦子后, 家中便有了些白面粉。母亲便偶尔会从珍藏起来的小陶瓮里舀出一小碗面粉, 倒入脸盆里, 加水搅拌成面糊, 再置于烧热的油锅里, 拿起饭铲, 不停地把面糊抹开, 于锅内均匀地铺开开来。面糊被灶堂柴火的加温烘烤, 慢慢变熟, 直至紧挨着锅壁的一面变黄变脆, 滋滋冒出香味, 一锅锅形状的满锅摊便可起锅上桌了。如果此时家中正好还有点红砂糖的话, 母亲定是会在满锅摊似熟非熟时, 撒些糖在

上面。如此简单却香甜的面食, 在当时, 自然是上等硬货食物, 吃了能扛得住饿, 体力自然要充沛许多了。

有时候, 母亲忙于农活, 来不及做中午饭, 便匆匆摊一锅满锅摊, 直接卷成一摞, 塞到我手里, 嘱咐我快点吃了, 赶紧上学去。或者, 母亲会快手快脚, 用菜刀将熟了的满锅摊切成长条形或小方块状, 像下面条一样, 投入开水中, 煮成一锅面条糕。此刻, 如果菜园子里正巧有南瓜藤叶的话, 母亲便会吩咐我们赶紧去采一把来放入锅中, 片刻, 灶台上热气腾腾, 锅内咕嘟咕嘟冒泡, 一锅面条糕便色香味俱全了。

如今, 生活在城市, 早上习惯在街边巷口的早点摊上, 买些煎饼或包子之类的面食果腹。这些面食用材参杂, 已经没有了表面的本真味道。什么鸡蛋、牛肉、火腿肠、咸菜、青菜、萝

之后将得到一笔服务费。见我咋舌, 侄子又补充: “这不算啥, 作业不想完成了, 不愿去听课了, 都会有人‘抢单’……”

这就叫人有些五味杂陈了。有人愿意花钱, 有人乐意跑腿, 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但同学之间本应纯洁的友谊, 如今竟演变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本该书香弥漫的校园却掺杂着商业化气息, 让人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懒人经济”已成为网络经济的一种新模式, 需要我们理性对待。正如打开一扇窗户, 清风徐来的同时, 苍蝇蚊子也会随之而入。“懒人经济”也是如此。这种模式的确会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很大便利, 但有时候也助长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理性的消费观念。说一千道一万, 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 我们可以适当有“懒人思维”, 但决不可形成懒汉习惯。



悠悠洋龙曲

□ 涂俊明

洋龙, 那个后农业社会里的“怪物”, 横空出世就广受欢迎, 特别是咱的孩童时期, 它可是我心中最好的玩伴。每次有它到来, 都要招引来我们这些水乡孩子的围观与追逐。

上黄, 三分之一在水里: 地处长荡湖下游出口处, 河网密布, 港汊纵横。古时汛期时常成为“水乡泽国”。三分之一在天上: 境内丘陵起伏, 山峦连绵。干旱时节, 旧时代里经常旱灾连年, “靠天吃饭”曾经“十年九载荒”。三分之一在平原: 南北相通, 满目平畴。万顷良田, 农耕桑麻, 车水灌浆, 水利是“命脉神经”。

汛期排涝、干旱浇地、平原种粮都离不开水, 农事里少不了“车水”、“担水”……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聪明的上黄人便试着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 逐步取代龙骨水车、畚桶等农具与取水方法, 率先尝试起新工具、新技术。

上黄老街的“西门里”, 地方绅士黄汝汉是当地知名的文化人。他对新事物、新技术特别感兴趣, 时常会提出些“革故鼎新”之策, 尤其对治水、用水更是不甘心于陈旧的方式。他筹集资金, 最早引入德国造柴油蒸汽机“冷嘣车”, 十二马力机身安装于大木船, 配以铁皮筒子圆管, 组合成为“九进八出”一组移动泵水机, 周游四野河湖港湾, 抗旱排涝, 灌溉庄稼。为当时宜兴、溧阳、金坛地面独有, “汝汉‘洋龙’”由此闻名遐迩, 亦为当地水利农业农机史上的里程碑。

生我那个涂家村, 西村头有一条河浜, 一头连着浒溪河, 一头则是尽头浜, 人们在这里筑造一个黄泥垛, 名叫浪岗垛, 专门供洋龙吐水浇地。别看那一人多高的落差沟渠, 却管着周边好几个村一大片水稻田的水系。村前还有一个用石头砌成坝墙的高岗垛口, 叫石坝垛, 管护着前秀里、后浒庄、石埠等村的水田用水。这洋龙被船装着, 轮番在两个垛口作业。每逢载着洋龙的机器船开来, 我和同伴发小就会疯似地奔跑, 追赶洋龙泊岸的垛口。

洋龙船上掌舵把手的是两个人, 一个瘦高个师傅, 叫济德仔。一个中等身材师傅, 叫顺良仔。顺良仔人好, 和



气, 我们都不怕他, 跟他玩, 我们很开心。这济德仔就常常吹胡子瞪眼睛, 对小孩们挺凶。我从小对开机器很崇拜, 总想着到船上摸摸机器, 看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一次, 我学着济德仔的动作, 把着扳头拧螺丝, 不小心把一颗铁螺丝掉水沟里, 他非要逼着我下水去摸上来。谁知又不慎把他的扳头掉进泥潭里, 济德仔顺手就给了我一个“毛栗子”, 我捂着疼痛的头皮, 冷不防地抓起一把烂泥扔在他脸上, 立马跑开。

后来, 我长大了, 一直想着要开机器过过瘾。大队里买了手扶拖拉机, 我争着第一批上车了。当开着手拖奔跑田野时, 这位济德仔的影子似乎若近若远地追赶着, 瞧他那样子显然不会服气, 但是, 终究被新机器新时代甩在后边。

再后来, 听说老济德病逝了, 虽然曾与他有过一段不快, 总觉得他是个爱捉弄小孩子, 又是很有技术的人, 要不, 村里人怎么会叫他“济德仔师傅”、“济德鬼”呢? 在老家方言中, 能被叫上“鬼”的, 都有两把刷子!

现如今, 古村落背后的浪岗垛早已不见踪影, 村前的石坝垛也已几换其容, 变身为现代化的电力灌溉站。当年黄汝汉的洋龙去哪了? 听人说最终被大卸八块, 当成废铁卖了。那洋龙船也成为灶膛炉料, 化为灰炭了!

世事变幻, 江河日下。工业化、信息化、云计算鲸吞了农耕生活, 彻底改变了农耕生活与环境。洋龙、机船, 还有济德仔们早溜烟跑出人们的视线, 淹没黯淡在逝去的时光里。而那一声声“砰、砰、砰”的洋龙轰鸣, 犹如一记记时代脉搏的重音符, 倔强而厚重地回荡在乡村野舍, 依然存活在我等过来人的生命之歌里——

悠悠的岁月, 溜溜的洋龙, 呼呼的水柱, 哗哗的溪流……

辞别的沧桑, 陈年的老话, 深邃的记忆, 朦胧的童歌……

